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王　焜

南史卷二十三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三

王誕 兄子偃 偃子藻 藻弟子瑩
瑩從弟亮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彧 子絢 絢弟續 續孫克
彧兄子蘊 奐 奐弟份
份孫銓 錫 僉 通
勱 質 固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

為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為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

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
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為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伐
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人
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
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
官蒙公垂盼令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可少安其意
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
等侯子詡早卒誕兄皦字偉世侍中左户尚書始興公

敬子偃

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倮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

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禄大夫江湛孫斆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為斆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隅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兹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

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
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
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
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違禍王偃無
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
深井謝莊殆自害於蹻叟殷沖幾不免於强鉏彼數人
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
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

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關門之期廢筵抽席絶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謟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莩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賛妬忌尼媪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

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别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暁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今義絶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

者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佷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絶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絶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毁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

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
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
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
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
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
憐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刋膚剪髮
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元
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

昌業光禄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
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
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
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
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鯉美鮓麞肶懋
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
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

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

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

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

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

瑩頗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

侯以為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

東度為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為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

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

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内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宫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爲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悦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

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旣爲公須開黃閤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閤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爲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諡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

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後為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禊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密啟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秘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

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嶸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嶸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骸尊傍犬為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顧下牀跣而走嶸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為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內弟故深友祏祏為之

延譽益為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既之如初及祏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内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為能後為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

于殷令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齎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為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褰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為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乃為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

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為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徒負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縝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賔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薈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廞

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廞罷兵廞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廞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襆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駡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

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為州主簿後為别駕歴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為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為

華所糾卻坐被徵華代為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
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
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
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
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
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
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
曰卿復欲為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

為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為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為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為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羡之等執權日夜搆之於文帝甯子甞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逄羡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

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為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

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崐崘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為名立以為嗣琨少謹篤為從伯司徒謐所愛宋武帝初為桓脩參軍脩待帝厚後帝以事計圖脩猶懷昔願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為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歆度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晉世諸

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
同生為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
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為吏部郎吏曹
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兩
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
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
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
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

任孝武知其清間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為歷陽内史上以琨忠實從為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禄大夫初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焉琨後出為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宫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禄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各一神琨案舊糾駁不

為屈時無見寵朝廷歎琨强正明帝臨崩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為冠軍順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

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宫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禄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閲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為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顔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為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内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為設樂邀琨琨不往中

領軍劉勔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勔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為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欄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欄在匣中不須更作檢

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恭心並不得犯焉
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恵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黙左光禄
大夫恵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静不交游未
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恵
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恵時相訓應言清理逺瞻等慙而
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恵後來秀令鄙
宗之羡也即以為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

内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别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即位以蔡

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蒨玉司徒謐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為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

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勢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常云倩玉亦是玉卮無當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為本刀筆幹練者多

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為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為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先温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須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齋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腳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

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從孫奐爲後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謐字伯遠司徒謐之長兄位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為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

以景文繼智幼為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為一時推謝
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
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
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
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
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
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
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

絶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為黄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顗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為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為尚

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為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為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啟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

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賛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内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僉事領選徙為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

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猶為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

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疑令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僮並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為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不御令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御虛心受榮有而不為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

崖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己然為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維數死於溝瀆困於途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

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畀慎為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而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為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

種留而遇禍今主長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
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任京師者皆遭中興
之慶人人蒙爵級寧逢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絶
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上既有疾而諸
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為江
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
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
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

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户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刧竟斂子内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啓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諡曰懿長子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祕書丞先景文卒諡曰恭世子絢弟繢

繢字叔素弱冠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繢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繢襲其本爵為始平縣五等男元嶶末為黄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

為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續為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續教為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續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續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續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為太子中庶子

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户尚書廷尉續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儁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録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

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藴字彦深或兄子也父揩太中大夫揩人才凡劣故藴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户藴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綯小字答藴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歴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後為給事黄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為亂兵所殺藴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

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議用蘊為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奐字道明彧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黄門侍郎奐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顔延之與球

情欵稍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强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奐爲吏部轉普曜爲内職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弟藴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奐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奐爲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荅曰柳世隆

有勲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盒盤為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奐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

文顯以漆匣匣瑩候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既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奐女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廢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從叡又曰宜遣典籤間道送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啓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為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户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奐門生鄭羽叩頭啓

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
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
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黃瑶起
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奐聞兵入禮佛未
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奐長子太子
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
宥琛弟肅秉並奔魏後得黃瑶起臠食之弟伷女為長
沙王晃妃以男女並長又且出繼特不離絶奐既誅故

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為兵參軍躬為殯斂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與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内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與誅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羣

臣曰朕為有為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監丹陽尹卒謚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竝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貶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

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
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三為國子生十四舉清
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
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宫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
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
為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晉通初
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

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昇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昇曰昇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昇具啓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昇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

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蕪(缺)贏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狥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使謝遣胥徒拒絶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凊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貞子

錫弟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昻稱為通理累遷始興内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内史在郡義興主甍詔起復郡後為太子中庶

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
謚曰恭子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為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為尚書右僕
射陳武帝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為左光祿大夫六
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吏扶並如故未拜卒謚曰
成弟勱
勱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
懷仕梁為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勱將隨之

蕃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勱造纘言别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别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為廣州刺史乃以勱為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勱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勱獨以清白著聞

入為給事黄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歴位晉陵太守
時兵饑之後郡中彫弊勱為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為
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
蕭循入援以勱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為中
書令加侍中歴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並
如故及蕭勃平以勱為廣州刺史未行改為衡州刺史
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勱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太
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勱為晉陵太

守在郡甚有威恵郡人表請立碑頌勱政德詔許之徵為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謚曰温子

勱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爲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荆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内史魏平荆州侯瑱鎮盆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于留異

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為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為都官尚書卒謚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陽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為相國户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為太

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剋荆州因之鄱陽隨兄質度
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静且
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歴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以其女為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
光禄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妳媪恒往來禁中
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
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
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

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座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葢亦得其時焉奉光奉叔竝得宦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斯為優矣瑩印章六毀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衣褧畢公方驂竝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

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奂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脩嗣克昌特鍾門慶美矣

南史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二十四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四

王裕之　孫秀之　延之　延之子綸之　曾孫峻　阮韶　峻子琮

王鎮之　弟弘之　晏從弟思遠　弘之孫晏

王韶之

王悅之

王准之　曾孫清　清子猛　准之從弟逡之　珪之　族子素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廙之曾孫司州刺史胡之之孫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字興元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荆州刺史桓𤣥遣信要令過巳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為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𤣥輔政及簒位屢名不下宋武帝以為

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茍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

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貞公敬弘

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碁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為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襬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為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

之息子恢之被名為秘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

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為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為兩府外兵參軍後為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為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荆州立學以

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羡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顔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為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後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為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

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

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

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竝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

也為南兗州别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韶曰
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
謝莊為一雙韶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師
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
州禄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内未嘗出户吏人罕得見
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
詠而已後為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子
子綸之字元章為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

末司徒表桀闇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為髙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為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為政寛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為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並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瀹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

豈有全理以憂卒

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為桂陽內史梁天監初為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為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為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為國子生尚

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為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
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曽祖是謝仁
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從祖
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為剡上虞
令竝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為大將軍録事參軍時三吳
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内史王愉不奉符旨鎮
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為所排

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為子摽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為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為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為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為諮議參軍領録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

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
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為外祖徵士何凖所撫育從叔獻
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仕晉為司徒主簿家貧性好
山水求為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
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
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縁扈從謙貴其言
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觧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
及宋武帝辟名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為

吏部尚書奏弘之為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為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觧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

遁並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為吳興太守明帝初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

被宥終於中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
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爲孟昶建威長史
時袁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
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戶尚書太常出爲湘
州刺史無政績後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
弟普曜位秘書監普曜子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
騎晉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爲長史與晏相

遇府轉鎮西板晏爲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盆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踈武帝即位爲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爲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

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為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為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為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為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

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劒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為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為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唯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

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為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録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為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

未重又與上素疎中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榮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亟覘言啓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言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

嗣奉吉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益見信元會畢乃名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竝令收付廷尉晏之爲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虵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内摇動蔌蔌有聲又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

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黄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亦篤舊後拜廣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棲退高尚故思遠少

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盧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録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為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因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

馬諮議諮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為吳郡除思遠為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為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

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讓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

謂江祏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絜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從横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思遠遷為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

常謚曰貞子思遠與顧暠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暠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羡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為烏程令韶之因居縣

境好史籍博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僖
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
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遷尚
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
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任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
羊徽相代在職義與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
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
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黄門侍郎領

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黄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黄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制謬誤免黄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竝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羡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羡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絶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

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為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為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

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忲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咒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搥之及卒上乃収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

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
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為
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
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
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
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雄
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
黄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

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来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為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録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

素情悄急不為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
子興之征虜主簿興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黄門侍郎
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
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
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
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鎮東府長史新
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
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壻杜龕龕告難於清引

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吴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
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
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于會稽遂免及長勤學
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吴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
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太
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録事參
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

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從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竝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為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

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
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
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
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猛督府各觀
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曽孝遠各以
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
槀不食歎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
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

款隋文帝大悦謂昉曰猛懐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别賚物一千段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

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晉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謚曰成納之弟瓌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瓌之子逡之

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

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轉
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禄大
夫加給事中逡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
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
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啓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秘
閣
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逡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晉光禄
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並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

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蛇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蛇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南史卷二十四

南史卷二十四考證

王延之傳即敕材官為起三間齋屋○材監本誤校今从各本改

王鎮之傳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孫監本誤祖今訂正

王思遠傳與廬江何昌㝢沛郡劉璡上表理之○㝢監本訛寓今改正

南史卷二十四考證